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八

蘇子知

好學

PDG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
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
拙而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
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
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
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
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

拚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庠者公曰異時使寵婢乳媪可開廼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南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

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後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

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
教者可同白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
繇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亹亹迫真者予嘗病
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
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
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
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予會于堂上者
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

翼日子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
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
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盖君蚤從朱
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連伯仲
自相師交切磨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
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
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庵
先生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
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
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

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
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
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
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
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
閱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

怡之中有切切惻惻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
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
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愿謙二弟詩皆
睠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
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
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
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
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
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畱得姓名香
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陞尊嚴山立時
送愿父第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
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第曰日用工夫在
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
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
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後事於學者不
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

繳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爲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砥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凡爲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

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
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
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孰識
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
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九學可
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
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

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

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千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檠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檠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眡以爲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

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惧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 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憾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為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鰓鰓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偽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幸一得而已他奚邱

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為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為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為燕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

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

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第執于文以衛宗國斑斑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